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物理小識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黃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物理小識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物理小識十二卷明方以智撰其子中通中德中發中履編錄以智字密之自號浮山愚者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淹通羣籍嘗撰通雅一書於名物訓詁攷證最詳此書又通雅之緒餘掇拾以成

編者也首為總論中分十五門大旨本博物志物類相感志諸書而行之但張華贊寧所撰但言剋制生化之性而此則推闡其所以然雖所錄不免冗雜未必一一盡確其所辨論亦不免時有附會而細大兼收固亦可資博識而利民用鵬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韓愈曰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兼收並蓄待用無遺則識小之言亦未可盡廢矣乾隆四

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物理小識自序

盈天地間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
所見所用無非事也事一物也聖人制器利用以安其
生因表理以治其心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
性命一物也通觀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
轉以可知者攝之以費知隱重元一實是物物神之
深幾也寂感之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物有其故
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徵其好

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質測即藏通幾者也有竟掃質測而冒舉通幾以顯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遺物誰是合外內貫一多而神明者乎萬歷年間遠西學入詳于質測而拙于言通幾然智士推之彼之質測猶未備也儒者守宰理而已聖人通神明類萬物藏之于易呼吸圖策端幾至精歷律曆占皆可引觸學者幾能研極之乎智何人斯敢曰通知顧自小而好此因虛舟師物理所隨聞隨決隨時錄之以俟後日之會通云耳且曰自娛

歲在昭易汁洽日至箕三浮山愚者記

--	--	--	--	--	--	--	--

物理小識總論

野同錄曰子夏之言生數曾子之言幽明律以庸言不

類鑿乎要其理有不可誣者

子夏曰天一地二人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

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成奇奇主辰辰十有二辰主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主援故援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出故虫八月而化餘則各從其類矣魚鳥卵生生于陰而屬于陽魚遊于水鳥飛于雲故冬雀入大水為蛤也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鼃食者八寢而卵生咀嚼者九寢

而胎生四足屬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無前齒有羽者脂無後齒從其類也直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故至陰主北至陽主牡孔子曰吾聞之老聃此命之性也又曰商聞山書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蜂蛤龜珠與月咸虛是故食水者善遊而能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啼戾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繅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穀者智慧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此乾坤之美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分于道之謂命形于一之謂性化于陰陽象形而發之謂生化窮數盡之謂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其必有終矣此性之命也會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方曰幽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內景火木外景金水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陰陽之氣各止其所則靜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

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電陰之專氣為霞毛羽之虫陽氣之所生介鱗之虫陰氣之所生惟人為保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倮與羽毛鱗介同東方之夷九種種有十類南蠻北狄西戎稱之亦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伏羲讀俯仰遠近之書故其範圍如此氣行于天之長

曰五運產于地曰五材七曜列星其精在天其散在地故為山為川為鱗羽毛介草木之物聲色臭味別其端幾黃帝論人亦以五五約之正謂獨性各別而公性則一陰陽和平中道為貴若生有所乎萌成有所乎歸誠無所逃于始終相反乎無端也邵子言變化感應而歸

之于道

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天地之體

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成則為陰有一此有二此有四有三此有六有四此有八八者四而已六者三而已二者一而已始天分地而萬物而道不分也終則萬物歸地

地歸天天歸道

虛舟子曰道無在無不在也天有日月

歲時地有山川草木人有五官八骸其至虛者即至實

者也天地一物也心一物也惟心能通天地萬物知其

原即盡其性矣董子曰天地之間若虛而實故性命之

理必以象數為微未形則無可言一形則上道下器分而合者也莊子言虛無然歸于極物而止則曰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聖人與民折中日用使之中節而已其格致研極之精微皆具于易誰固達而知乎襲言常理者拘膠闢茸千萬讓讓不肯研幾究為生死鬼神魘斷喬宇者所刳而懾徒跲躓耳其造迷解閉偏高釣竒塞通為術而困人從之嚼破黃葉悟何道乎兩末一往之說時為藥耳空藥對治狗物之病而妙藥更消執

空之病折中適得事所當事乃不為逃雨所累而遂贅
守此樹前之核不復學問彭蒙田駢是虛生浪死之人
牛也不為生死所惑并不為超生死之談所惑言動象
占見其物宜俯仰遠近極事通變此學而不厭者真絕
學也本末源流知則善于統御舍物則理亦無所得矣
又何格哉病于言物者好奇之士好言耳目之所不及
附會其說甚則構虛駭人其拘謹者斤斤耳目之前外
此則斷然不信其蔽均也宗一曰學有專門未可執此

以廢彼也人生而耳之目之至平常矣卒而問之有奇
于此身者乎有奇于天地間者乎僕而九竅言語老少
無不同者無一同者星辰何以明雷風何以作動何以
飛走植何以榮枯噫怪極矣潛草曰聖人官天地府萬
物推厯律定制度興禮樂以前民用化至咸若皆物理
也其常也即其變也變未有極乎變極自反乎惟神而
明之者知之天道自東而西星厯自西而東地之陽氣
自南而北陰氣自北而南人推移其中而變有不變者

存焉不知差別之常變而執常者則周公之儀禮有不
可以治世神農之本草有依之足殺人者矣鄧潛谷曰
區宇之內土壤殊物生隨異而況分中外限山海其
恢詭倣怪之變胡可勝紀古所無者何知今非創產今
狎見者烏知後之不變臧乎安山子曰因地而變者因
時而變者有之其常有而名變者則古今殊稱無博學
者會通之耳天裂孛隕息壤水鬪氣形光聲無逃質理
智每因邵蔡為嚆矢徵河洛之通符借遠西為郊子申

禹周之矩積古人神明間出不惜旋漏而且言之自護
則不必言矣常統常變灼然不惑治教之綱明倫協藝
各安生理隨分自盡中和易簡學者勿欺而已通神明
之德類萬物之情易簡知險阻險阻皆易簡易豈欺人
者哉或質測或通幾不相壞也

方中通曰虛舟子者王化卿先生諱宣在先高

祖明善先生門四十不娶學悟河洛以授老父者也曾
著物理所宗一者吳觀我先生諱應賓萬歷丙戌第五
其學宗一圓三又號三一老人即老父之外祖也野同
者先曾祖廷尉君靜公諱大鎮中萬歷己丑因天啟璫
禍筮得同人于野自號野同有錄數十卷潛草者先祖
中丞潛夫公諱孔昭中萬歷丙辰五經皆有述獨精于

易以象數徵理詳其時論晚徑十五
年自號潛老夫其隨筆稿曰潛草

石塘子曰炎黃之所言山海之所稱豈無附會要當存

證以推其理不必拘拘其名與事也子產知臺駘黃熊

仲尼知玉羊萍實

玉羊見高似孫緯畧引韓詩外傳與蘋羊事異

陳章知胡亢

折齒知鵠唌中人

齊桓公得折齒三尺陳章曰此秦胡亢齒也桓公得鳴鵠殺之唌中有人

長三寸三分陳章曰名李子教見博物志

東方朔知騶牙畢方藻庶怪哉巨

靈

騶牙即騶吾畢方詳見鬼部藻庶一作兼怪哉即磊塊巨靈即東都短人見脚覽陳章以短人名李子教

劉查言張仲師長尺二寸此皆造名

晏嬰知盤庚伊尹

盤庚長九尺餘大下小上伊尹大上

小下赤色而髯與公孫僑知游浮為共工之卿化為朱熊三神俱見夢中出沒冢璞語今此與陳章二事並見

御覽形體門

介葛盧知牛生犧公冶長知鳥言覆粟管輅知雀

言東鄰殺夫張華知蛇化雉洛鐘鳴武庫火海鳧毛龍

鮐胡僧知昆明刮灰荀勗知勞薪苻朗知黑白肉郭璞

知驢鼠

大如水牛灰色本傳

齊徐之才知瘤骨

作刀柄見御覽

諸葛恪知

桑熟老龜

又知奚囊事異苑載桑呼龜為元緒

雷煥知枯木照妖

續齊諧記

陸

敬叔知彭侯

搜神記載吳先主時敬叔伐大樟有血得物如狗白澤圖曰水之精名彭侯

樂

藹知積油為灰

見元龜

杰公知蛇鶴二珠知高安國鹽知

天竺國鏡知扶桑繭絲

並見四公子傳

唐玄宗知龍皮扇江陵

書生知息壤伊祁元解知龍虎玉

見廣記唐德宗時異人曰圓者龍玉方者

虎玉也

邪律楚材知角端凡此猶以僻異見奇若至理在

耳目前人不之察往往而是也先儒曰陽交于陰而生

蹄角之類剛交于柔而生根莖之類陰交于陽而生羽

翼之類柔交于剛而生枝幹之類天地交錯飛走草木

互變因偶明奇且槩舉耳

統奇偶者大一也而止顯奇偶二者易舉二藏一即舉四

藏五其提小行可知

草伏之獸虎豹毛如草之莖羽棲之鳥鷹鷂

羽如木之葉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
利于走下木者星之子故果實象星禽虫之卵果穀類
也穀之類多子虫之類亦然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
則子而蠶燕菁之類今歲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實鷹鵬
之類食生而雞鳧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貓
犬之類食生又食穀走睫上接下飛睫下接上類使然
也

鸚母之睫
上下齊合

木枝葉陰也華實陽也枝葉軟而莖幹堅

剛柔之等也陸中之物水中必具各有陰陽寒熱之性

馬大較陸為陽中之陰水為陰中之陽水之族陰為主
陽次之陸之類陽為主陰次之陸多走水多飛者其交
也是故巨于陸者必細于水巨于水者必細于陸飛之
走雞鳧是也走之飛龍馬是也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
龜獺走之類也水之花鹽硝是也水之木珊瑚是也風
類水類小大相反在水者不暝在風者暝故水族出水
則死風類入水則死然則出入之者龜蟹鵝鳧之類是
也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

在根有一日之物有一月之物有一時之物有一歲之物有十歲之物至于百千萬歲皆有之天地是已天地亦物也動者體橫植者體縱人宜橫而反縱者也飛者有翅走者有趾人兩手翅也兩足趾也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體必交而後生故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陽與柔交而生肝膽柔與陰交而生腎膀胱剛與柔交而生脾胃天以氣為質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以氣為神人兼萬物而為萬物之靈者神也禽

獸之聲以其類各得其一聲而不能通通之者人也人可謂天地之所貴矣而不自知其所以貴稍有聰明欲捷取之以自恣莫肯一盡心焉安望其通而知乎上古聖人備物致用煉金揉木取火耕土建宮室造衣服分干支明歲月立書契紀制度使物各得其宜而至化行焉後世聖人知民生之嗜慾日繁乃明六經重道德以為教千萬世食其利而不能奉其教奉其教而不能明其心追惟上古不知何所學問而能物物如此今日文

教明備而窮理見性之家反不能詳一物者言及古者
備物致用物物而宜之之理則又笑以為迂濶無益是
可笑耳卑者自便高者自尊或舍物以言理或托空以
愚物學術日裂物習日變弁髦禮樂滅棄圖書其有不
壞其心者但闇與道合而已偶得物理之一端則委之
于術數者流安得聖人復起非體天地之撰類萬物之
情烏能知其故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姑識其小
者以為考究之士談藪消閒云爾不敢構虛以罔也

方中

通曰石塘子者萊州司理白安石先生諱瑜得
既堅之先生之學世居石塘老父少從學者也

藥性總論曰天地生萬物者五氣五氣定位則五味生
氣者天也溫熱者天之陽寒涼者天之陰陽則升陰則
降味者地也辛甘者地之陽酸苦鹹者地之陰陽則浮
陰則沉其香臭腥臊羶與平淡澁滑毒則附氣味以為
厚薄者也氣堅則壯故苦可養氣脈爽則和故鹹可養
脈骨收則強故酸可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養筋肉
緩則不壅故甘可養肉辛散也其行之也橫甘緩也其

行上苦瀉也其行下酸收也其行縮鹹軟也其行舒故有使氣者有使味者有氣味俱使者有先後使者明者知其產觀其色得其氣味而性可識也不識其性又安所講君臣炮製乎人身有上中下藥身亦有上中下應之如當歸柴胡防風黃芩之類是也有因其相畏而制伏使之者如牛黃惡龍骨而龍骨得牛黃更良黃耆畏防風而黃耆得防風其功愈大之類是也有相反者雖黃胡粉畫家黥妬甘草甘遂術家用以動唇之類是也

沈括續談曰仙靈脾本草用葉南人卻用根赤箭本草用根今人反用苗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遠志用根則其苗謂之小草澤漆之根乃是大戟馬兜鈴之根乃是獨行其主療各別不同而言其根苗蓋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通利惟其殼能止之甜瓜蒂能嘔吐惟其肉能解之坐圻能憯人食其心則醒棟根皮瀉人枝皮則止人邕州所貢藍藥即藍蛇之首能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鳥獸之肉皆補血而其毛角鱗鬣皆能破血鷹

鷄食鳥獸之肉雖筋骨皆化而獨不能化毛其類甚多
性理相反而悉是一物者如此乳石最忌葠朮而五石
散用葠朮酸莫如醋又益以棖二酸相濟宜甚醋而反
甘蟹柿嘗食之而二物相遇則嘔如酒如漆有受之者
有畏之者素問曰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
金石失理如此之論采掇者固未嘗恤也繆希雍曰藥
以氣味性而差別焉同一苦寒也黃芩燥天冬潤蘆薈
能消黃蘗能補黃蓮止瀉大黃下通柴胡苦寒而升龍

膽草苦寒而降同一鹹也澤瀉則瀉從蓉則補海藻昆布則消而軟堅馬莖鹿茸則補而生齒同一酸也硫黃味酸而熱空青味酸而寒甘合辛而發散為陽甘合酸而收斂為陰參耆陽也甘溫以除大熱地黃五味陰也甘酸以斂陰精蛇性上竄而引藥蟬蛻外脫而退翳蟲飲血而用以治血鼠善穿而用以治漏因其性而用也弩牙速產杵糠下咽因以使也萍不沉水可以勝濕獨活不搖風可以治風因其勝也麻木穀而治風豆水穀

而治水氣相同則相求也牛土畜其乳可以止渴疾豕
水畜其心可以鎮恍惚氣相克則相制也熊肉振羸兔
肝明視以氣有餘而能補不足也鯉之治水驚之利水
氣相感以意相使也蜜成於蜂蜜溫而蜂寒油生於麻
麻溫而油寒同質而異性也宓山愚者曰自唐宋以天
子力收天下圖上者令名醫史官編之宜乎詳備然萬
厯中李瀕湖本其父言聞之學輒改正其十五六而後
此又有繆仲淳之簡李士材之撫甚矣物理差別之難

窮也粳米全甘而反著其苦山查甘酸而或未之載牽牛嚼之辛烈泄氣而止言其苦寒粉霜再經火煅而謂之無毒牡荊之見鬼囊荷之呼名果其然乎動稱延年輕身殆艷稱之耳因而嘆曰兩間皆藥也皆物也皆理也陰陽氣味生克制化物無不具而或以地異或以時變惟人亦然或彼效而此忌或先利而後害然其差別亦不出岐伯之五五二十五也如此亦易簡矣偶隨所見可以旁徵故書之以俟後考崇禎辛巳浮山愚者方

以智識

方中通曰先曾祖廷尉野同公命老父之名曰著圓而神卦方以智藏密同惠變易不易故老

父別稱密山氏浮山有此藏軒故稱浮山愚者此篇乃庚辰釋褐曼寓所記者也後又發明運氣經臟脈理病症藥性醫方六種之常變別具成書此不及詳

神鬼變化總論曰于令升云千歲之雉入海為蜃百歲之雀入海為蛤千歲龜鼈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為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鷹變鳩秋分鳩變鷹時之化也腐草為螢朽葦為蜚稻為魚麥為蝶無知化有知而氣易也鶴為鵲蒼為蝦

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潛草曰或因乎腐或因乎濕
氣所蒸鬱久而自變異類之感駁襍之氣嘗因緣觸亦
因心想獸生人人生獸相交相化不足矜駭徐偃王出
于啗卵秦孝公漢靈帝晉愍帝時馬生人竇武同產為
蛇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鷺一女魯牛哀化虎食兄
鯀化黃能如意化倉狗宣騫母與黃母皆化黿管公明
曰大蛇啗筆者老書佐烏與燕鬪者老鈴下是所稱五
酉老則為怪者也歷陽紀元載客食龜而成龜瘕陳畱

阮士瑀傷虺而雙虺成于鼻中飲水疑蟲遂成蟲病畫

馬凝神忽然成馬非觸非想更何因耶至于男化女女

化男且兼二體史嘗記之藏經言受胎有七種扇攄男根

天生不滿者健半釋迦博义兼男扇提羅諸種皆淫气去勢則曰留擊

偏气所鍾也生擊鬪半變螺筋鼓角麥盡之矣有生必

有死而言之則畏有明必有幽而言之則怪盧克生子

以鬼胡毋班乞父於神賈雍斷頭而能言崔興宗以喉

受飲食再生之女哭殉魏后伏棺之婢嫁人生子人鬼

之間死生之變何所而不有乎蔣濟託死兒子士孫阿
羊祜取金環于李氏劉聰聞死為王而喜韓擒虎知為
閻羅而自足希夷有南菴之目東坡有再來之徵栽松
寄宿于浣衣園觀三生即圓澤近代此類殊復比比猶
草枝木實種之復萌人能豁然無礙自不為死生所累
意有所之則因之附託亦其理也為妖為孽每有憑依
石可以言木可以狀心正氣定者可以偶然于其間蕭
瑛能徙憤王之神黃周南卒勝呪語之鼠嵇叔夜不與

魑魅爭光郭元振書久戍長征之句公沙穆山中之夜
呼王忱郵亭之怨女亦何嫌焉阮瞻劉蘭蕭惠開正自
以氣盡而受弄于鬼物耳以是知異苑錄異搜神稽神
諸書所載本末不必確而容有其理以唯心識觀昏影
響矣浮山愚者曰心之所至即理之所至擊鼓置枹而
鑿鑿然不已況所以為鼓者哉信一在二中之理一不
壞二亦不壞則交輪之幾一然俱然者也孔子言知幽
明之故鬼神之情狀而岐伯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蓋

謂無入不自得謂之不落禍福鬼神無如我何非曰無
鬼神也與民同患即是至密以死治生藥劑更靈易言
吉凶範表嚮威因二以濟正以民之信理不如其信利
害也學不悟此說有說無皆惑至誠之道豈思慮之所
可及哉

方中通曰生死鬼神疑城也惟易以心神無方
物則定準而通知之西乾惟心惟識非以此決

外道有無矯亂而指其故乎其權在我可不惑矣此篇
因前人之言而斷之蓋老父蒼梧水舍所書寄回龍眠
也者

潛草曰言義理言經濟言文章言律歷言性命言物理

各各專科然物理在一切中而易以象數端幾格通之
即性命生死鬼神祇一大物理也舍心無物舍物無心
其冒耳苟不明兩間實際則物既惑我而析物掃物者
又惑我何能不惡蹟動而彌綸條理耶物格而隨物佑神
知至而以知還物尚何言哉又何不可就物言物哉

欽定四庫全書

物理小識卷一

明方以智撰

天類

象數理氣徵幾論 為物不二之至理隱不可見質皆
氣也徵其端幾不離象數彼掃器言道離費窮隱者偏
權也日月星辰天縣象數如此官肢經絡天之表人身
也如此圖書卦策聖人之冒準約幾如此無非物也無
非心也猶二之乎自黃帝明運氣唐虞在璣衡孔子學

易以勅閏衍天地之五歷數律度是所首重儒者多半
弗問故秩序變化之原不能灼然何怪乎舉禮節樂律
而弁髦之舉倫物舊章而放棄之謂為聖人之所增設
乎哉核實難逃虛易洗洋之流實不能知其故故吹影
鏤空以為恢奇其言象數者類流小術支離附會未核
其真又宜其生厭也于是乎兩間之真象數舉皆茫然
矣胡康侯曰象數者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天示其
度地產其狀物獻其則身具其符心自冥應但未嘗求

其故耳學者靜正矣不合俯仰遠近而互觀之又何所
徵哉智故隨聞而紀之自天象始

天象原理 良孺熊公曰傳天文者多祖裨竈甘公唐
昧尹皋石申之遺課驗凌襟米鹽史遷世掌天官所云
河鼓不欲曲心星不欲直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班固
沿之勾信維散龜鼈不居漢中諸語皆幾以經星為可
移矣夫氣為真象事為真數合人于天而真理不燦然
于吾前乎天地之象至定不定者氣蒙之也天地之數

至定不定者事亂之也達者始終古今深觀時變仰察
蒙氣俯識亂事而權衡其理則天官備矣或問天垂象
見吉凶何也曰譬諸人身脾氣病則貌黃肝病則青腎
病則黑喜慶惠迪額潤顙明華嚴曰一國人感惡緣則
彼當土衆生覩諸一切不祥或見暈玦彗孛但此國見
彼國衆生本所不見蓋氣由地起吉氣上蒸為龍雲霽
彩之類人在氣中生養自有聖賢豪傑挺生有凶氣上
蒸為靈魃欃槍之類人在氣中生養自有饑饉兵戈橫

出故望氣者止宜于當土辨禍福入國邑而候息耗不
宜于普天率土百年易世一概牽合若日星之具體本
自如也因此地氣有吉凶則此地人眼從氣中窺便分
祥異故暈背風暈晴雨之候百里有不可同觀者惟彗
孛之氣沖入晶宇所至最高天下仰見然比之于七曜
之度不啻下甚即千里而量測之差數覩矣或曰地氣
一也何為此方吉彼方凶此時吉彼時凶曰是則數為
之也實胚胎于人事也如堯舜醞釀宇宙太和元氣地

平天成及桀紂而以塗炭生民為事其數應窮便致湯武放伐斯固事數相根而氣操其關籥者也不獨地氣天氣亦然如中國處于赤道北二十度起至四十度止日俱在南既不受其亢燥距日亦不甚遠又復資其溫煖稟氣中和所以車書禮樂聖賢豪傑為四裔朝宗若過南逼日太暑祇應生海外諸蠻人過北遠日太寒祇應生塞外沙漠人若西方人所處北極出地與中國同緯度者其人亦無不喜讀書知厯理不同緯度便為回

曰諸國忿鷙好殺此又一端也質文之運三代循環興廢有定數皆自人事釀成當興之時天地如律回陽其氣條達如鏡重磨其象宣朗當廢之時天地如律重陰其氣鬱閉鏡蒙塵垢其象湮闇此定理也占候祈禳原為小數而警予責已仰思咎謝俯答明譴堯舜湯文以來自有欽若昭事毋敢戲渝之道法在焉可忽乎哉鹿湖潛老夫曰執氣質而測之則但顯各各不相知而各各互相應之通幾猶晦也夫聲氣風力實傳心光受命

如響神不可測而當前物則天度同符格之踐之引觸
酬酢信其不二享其不惑此則有所以為物所以為心
所以為天者豈徒委之氣質而已乎萬厯己未余在長
溪親炙壇石先生喜其精論故識所折衷如此

氣論 潛老夫曰蛻形知氣蛻氣知神蛻神歸空蛻空
見理蛻理還物如是則物物已耳又何蛻乎世惟執形
以為見而氣則微矣然冬呵出口其氣如煙人立日中
頭上蒸歔影騰在地考鐘伐鼓憲櫺之紙皆動則氣之

為質固可見也充一切虛貫一切實更何疑焉聖人合
虛實神形而表其氣中之理西乾止會通于惟心彼離
氣執理與掃物尊心皆病也理以心知知與理來因物
則而後交格以顯豈能離氣之質耶此伏羲所以合俯
仰遠近而通類也愚者曰一切物皆氣所為也空皆氣
所實也物有則空亦有則以費知隱綵毫不爽其則也
理之可徵者也而神在其中矣神而明之知而無知然
豈兩截耶知即無知故不為一切所惑乃享其神是曰

大定

揭暄曰所以為氣吾師言之矣氣既包虛實而為體原不礙萬物之鼓其中而依附以為用也凡諸

有形色有聲聞莫不賅而存之天地之間豈有絲毫空隙哉罌瓶挈水閉其一孔水即不入氣塞中也倒而縣之水亦不出氣未入也萬斛之石不能壓一氣毯必氣出盡而後合千人挽舟中流莫進風吹之則飄飄然大可移石飛山湧海震地小則吹箭吸流轉輪推腹以至鳥飛魚躍牛耕馬走肢體運動何往而非氣之所為也耶可見氣之為氣屬無形而有形若無力而有力朝霞之騰戶雨後之山林其色倍麗是潤物之形而為之籠罩者氣也水搖而星擊目青而燈花氣動而日摩其影非一是幻物而使之多者氣也日月之初出也玻盒之苑邃也水深而錢浮也物像像物其形倍真也是使物大而遠近而顯者氣也氣之統體若一大鏡萬物之麗于地者悉映于天故山市海市暗室一隙皆得轉吸而見之大鏡之中不礙其分為各小鏡也不礙小鏡之即

大鏡也萬其水即萬其月萬其月即萬其影住去畢具
無有分別此其可見者其不可見者則以音傳如風聲
水聲人聲鳥聲諸樂作聲一時異響襍奏歷歷倫類不
相蒙掩即重垣昏夜間十方一耳可使達也至于虹霓
雲霞出諸色寒暑燥濕異諸性熏香鬻臭或緣于物或
畜于積聚散動靜任其自然以為元通也元通至矣是
豈踰淺遠憑者所得而窺之也哉又豈洗洋執冒者所
得而滅之也哉 中通曰氣無陰陽而充乎物則有陰
陽然亦相反而不相離也火中之氣反為陰氣故燃油
則光生而枯木無燄水中之氣反為陽氣故沸湯則氣
上而寒泉不升且陽氣遇陰始見故口中熱氣夏日隱
而冬日顯也陰氣遇陽始見故崑中冷氣冬日藏而夏
日出也

氣映差 魏朴亦言之矣空中皆氣江海水浮射之其

真綴之算影皆不直也置錢于盥遠立者視之不見注
水溢盥錢浮于水面矣此猶日未出而水光浮日初出
而不熱之理也潞川董漢陽穀謂京口至瓜洲江面一
千三百餘櫓一櫓之力不過三尺則四百丈也中有金
山廣百五十丈南北水面共二百五十丈可以八十餘
艘作浮橋每舟二丈中虛一丈加版通行當名朝宗萬
歲橋昔宋取南唐繫浮橋于采石雖暫亦知其可為矣
寰宇志京口江濶四十里蔡寬夫曰瓜洲在江中也今

濶十七里憶崇禎乙亥測量言二千丈餘者以目光為水光奪以水嘗飽視其中為極而所餘猶半也空中久視亦為日光所搖非固精凝定者測量空遠豈能準哉

暄曰氣能使物大氣能使物顯氣能使物近江中見逆風使檣者隔岸望之舟已觸岸而久不迴帆乃知所望之岸非真岸也又江中有洲此岸望之則洲近彼岸距十分之一彼岸望之則近此岸距十分之一是知十與一乃中數也故立清蒙差算法然地上浮游之氣日少而夜多豎少而橫多于差則蒙中有清清中有蒙蒙差少而清差多要在算者之自得于心也中通曰測遠須重表凡數測而後算始能無差又須彼岸有樹或屋或物可作準的方能測度不然則一線江岸左右無定宜其不準也日初出大而不熱者地氣橫映故大氣厚

隔遠故不熱也日午熱而不大者地上氣淺故不大氣
淺易透故熱也又日初出光切地圓之界力輕故不熱
日午光直射地平力重故熱日初出人目
力橫視遠故大日午人目力上視短故小

光論

文饒曰兩間變狀皆氣光之所為潛草曰兩間

之光皆太陽之火也黃帝經曰天明則日月不明蓋天
凝其陽精為日而月與星用之萬物皆用之說文光從
火在人上人正用天之火種而心正傳天之神光者也
以體質言之火用為燈而發光以理言之未有燈火之
前光之理已具矣愚者曰光理貫明暗猶陽之統陰陽

也火無體而因物見光以為體猶心無體而因事見理以徵幾也晦夜昏黑地雖遮日空自有光人卧暗室忽然開目目自有光何訝虎梟貓鼠之夜視耶氣凝為形發為光聲猶有未凝形之空氣與之摩盪噓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聲之用常溢于其餘氣無空隙互相

轉應也

暄曰氣本有光借日火而發以氣為體非以日火為體也故日火所不及處虛窻空中皆有之

則餘映也然映日之光黃映火之光赤因為從類而月星光白野燐光青暗室光黑則輾轉互映而遞減者也水鏡玻璃能照物而不發光木葉塔影能發光而不照物日之神光具各種異色從暗搖之而見閉而搖之而

亦見可見無物不含光性以氣為體不專日與火也日火皆氣也中通曰光小者不隔而影有窮時故徑寸之火影不百丈光大者雖隔而影不敵光故太陽之照光能含地

轉光 日射地上之水或置鏡及放光石使火照之則光入于屋梁令術家使人見光之法亦暗縣一鏡于衣襟或袖口列燈燭香煙于地引人拜祝燭照鏡光搖鏡則光見于壁或縣貓精與大金石則能成五色光萬曆戊午老父在蜀為閔夢得公讞一魔術知其轉光梁上射入暗室之鏡使男女自照鏡中見其前身以惑人

云

聲論

目以水照故物攝其中而見耳有三門故氣貫

而留之乃聞目與鼻口皆當面直受之者也耳乃旁貫

中通者也氣自有聲空自生聲惟耳攝而通之惟心靜

而知之天以雷風為聲地以竅穴為聲皆陰陽之氣相

摩盪而不已者也而人可知矣

暄曰氣本有聲故物擊物氣擊氣物擊氣氣擊

物皆成聲不相擊而氣自飛亦有聲特微耳聲之始也肺促其氣于喉喉分于舌唇鼓其氣于管管出于孔銃之爆于空也雷之震于雲也空谷之傳呼皆井之遙語也天鼓星裂釜鳴戶響地下樂作也氣擊氣也鐘之搖

絃之馳杖揮空蟬振翼蚊聚蠅飛蟋蟀切股箭哮哨聒石崖浪激松下濤生破擣吹息委巷縣嚮無之而非聲則無之而非與物相擊亦無之而非氣也入于地穴藏于瓮中倚于磬側靜而聽之皆有所聞即萬籟俱寂掩耳于深夜間不使有聞亦若有聞蓋氣以自飛不定而復相遇也 中德曰氣貫聲作心亦有聲默誦暗記心亦有字乃知想從心相意從心音 中通曰氣之成聲有二端一相擊而成于喧言之詳矣一穿竅而成然穿竅而不能成聲者更有二端或止獨竅氣不能出入或兩竅相穿旁竅走氣氣不能留況此則氣不迴環于其間皆不成聲故耳鼻之不如喉者喉因上有鼻孔內有氣管故耳使氣管有走氣之處而不專出入于會厭之關則啞矣不見簫管有損則不響乎耳之聞聲者聲入于左必穿于右聲入于右必穿于左故左耳受聲則聽在右右耳受聲則聽在左近不能辨遠則覺也今之治耳閉者右耳閉則以蔥貫左耳左耳閉則以蔥貫右耳

理必交互
可徵也

聲異 遜齋閒覽言歐公過高唐驛聞空中人畜聲父
老云二十年曾晝過此謂之海市酉陽雜俎言掘井聞
下車馬人物喧哄聲又公叙弟宿福清紫微院夜聞謹
呼聲皆是浙音人謂之鬼市曹能始名勝志云蜀中江
縣寧國寺有響壁若人度者按手而應則絃竹管絃聲
達于外太姥有空谷傳聲處每呼一名凡七聲和之老
父以問壇石熊公公曰峽石七曲也人在雪洞其聲即

有餘響若作夾牆連開小牖則一聲亦有數聲之應層樓檻內門窻紙上大小破隙則風來作絲竹之音若高山日暮聞城市之喧聲以日氣斂而人靜聽也愚嘗江上晡出三山峽即聞魯港鳩茲之人聲風順夜靜則山

頭聞百里不為奇矣

暄曰荒谷傳聲瓮裏藏聲兩者一理也凡地遠者聲下則聽上中隔

則聲左而聽右風順則聲近而聽遠空中有聲所謂傳也太西有益耳遠聽法與遠鏡同功中德曰狗夜聽最遠以得地氣也逐虎者以邊鼓覆地雷之其聲入地穴而愈震也中通曰地中有穴地上之聲悉藏之戚南塘以大瓮覆人聽鑿地道或以竹筒貫地穴而耳之

隔聲 私鑄者匿于湖中人猶聞其鋸銼之聲乃以甕

為甃累而牆之其口向內則外過者不聞其聲何也聲

為甕所收也

檀曰廣孝曾用此法造器械又燒空瓦枕就地枕之可聞數十里外軍馬聲

同聲相應之徵 夢溪筆談曰又有琵琶以管色奏雙

調則琵琶有聲應之以為異物殊不知乃常理二十八

調但有聲同者即應若編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

也古法一律七音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逸調至多偶

見其應便以為奇耳智按洛鐘西應即此理也今和琴

瑟者分門內外外彈仙翁則內弦亦動如定三弦子為梅花調以小紙每絃帖之旁吹笛中梅花調一字此絃之紙亦動曹師夔鑪磬不應鐘猶之茂先知銅山崩也聲音之和足感異類豈誣也哉

中通曰通在高座殿上以足頓地而鼓有聲拍

掌則鼓不應因悟曰亦各從其類也

律呂 三分損一乃用二也三分益一乃用四也此一極三之數度概也以十二候氣配升降而始于冬至黃鍾則李文利瞿九思所議其本環也猶內經脉與叔和

脉必互用也詳見通雅楊椒山告韓范洛之元聲其統也愚所謂節奏樂器高下疾徐清濁之間即今知古以實用求妙叶者也象數有度其叶乃顯崔遵度以弓悟琴丈絃尺絃皆具七泛十三徽焉愚因悟周期本具而十二五十八倍之分判天然嘆此中節豈有絲毫強哉詳見周易時論

五音七調 愚者嘗云周禮享廟不用商樂燕樂二十八調無徵有疑者否段安昌以平上去入紀之末有上

平聲調則為徵聲紀之曰商角同用而宮逐羽音不可
推耶宮商角變徵羽閏乃旋宮之七也遼史四旦各有
七調今時簫笛七調其此遺乎沈存中蔡元定所言合
字四字一字上字工字尺字凡字五字各有高字約為

十五聲其槩也詳見通雅

中通曰七調者淒涼調凡字調閉工調正宮調凡字調梅

花調頂調也十三調者黃鍾調正宮調大石調小石調
仙呂調中呂調南呂調雙調越調商調商角調般涉調
子母調也以高下分調者直調也以曲名分調者橫調
也而不離乎五音故簫笛南曲隔五必合如合四上尺
工六五而合與六同孔四與五同孔也用凡字凡字則
成北調矣然調中之高下亦有直有橫如合與六四與

五本一孔而因氣之緩急分高下者此橫高下也正宮之四即乙調之合乙調之四即梅花之合本一字而因孔之升降分高下者此直高下也正如琴之十三徽為橫七弦為直耳至于曲名分調有階級升降循序而轉者有遠近升降隔三而轉者有高字多而低字少者有低字多而高字少者有急者有緩者此雖橫調亦未嘗不因高下而分也始知聲音之理無出于清濁高下升降緩急之外者同符河洛音本天然不過隨時安名字耳又何疑乎今樂非古樂哉如以本黃鍾旋十二律而言宋燕樂以夾鍾清聲起旋故宮角互稱今之十三調乃二十八調之遺而名字又改矣

樂節 愚者嘗因版魚而悟柷敔舊註泥合止而限三聲其謠且數千年矣房庶曰木柷敔也而貫之為版非

金匱要略卷之三
明徵耶泠州鳩曰木音直正謂可以節樂均鐘木亦以絃可高下移就審中節也鼓雖隱雷其槌合節或露版以相錯琴有入慢正謂過曲轉慢猶曲中之賖也但任泠衍則短長走版之清曲耳古用瑟笙蓋笙呼吸皆得聲瑟惟指點不用吟猱最易學也瑟實以配琴笙實以和管箎豈有不合止于版眼而可聽者哉

中聲 程子謂中聲蓋謂商與角之間角與徵之間也
椒山謂中聲謂定一中聲而高下轉旋十五字更不外

犯乃得何調也與。𠂔謂中聲謂絃雖在彈聲實先起于七徽而後上下從之也。愚者曰皆有其故然必從臨岳至龍齧四五徽之仙翁猶九十徽之仙翁也而急緩從上而下有分矣。辟天必東升西旋命門在中而必左升右降為順也。

高下定聲之數。高公曰聲之自下而上可節者在竹得十七八字而止在絃可三十字矣而子母互應可以代用陰陽相環其理最微更奇者節節而上間缺一

節乃始成調北曲又于南之缺節者或加一節亦復成
調此自天然不可強也如階級然必越級而乃合要而
通之凡語言亦莫不然劉用潛曰琴凡二十四節而一
徽不取則百六十八聲四十九泛而散彈與撥颯八聲
共二百二十五聲除其叶同者則四十八聲備矣笛十
八字亦可分四十八也調則以合轉而言之

中通曰今
之七調自

極低以至極高計十九字然于高工字之上亦多不用
故最下為凡字調所用止十三字合四乙上尺工凡六
五乙仕伏仁是也漸而升之則每高一調低除一字高
增一字也簫笛六孔為六調後一孔與前之中一孔相

合又成一調故為七調也南曲遇乙凡字皆閑用則應北曲矣

天地人聲 鼓中空而外無竅者天聲也銅器無竅而有唇窩者地聲也簫管開孔其聲流利轉變相續者人聲也琴瑟絲實木虛聲可斷續乃天地人之合也故均木用以度始直木無竅而相擊亦鼓空中之清氣也故用以按節

中通曰嘗欲作三絃小琴以磁鍾代編磬拍木吹笙度諸詩歌亦一快也

十二律隔七也九寸含少辟卦符也 五六十二禮運

表之和而月生貴十二之旁羅也參兩會于六而兩之

又四破之各三也十二辟卦配之一陽一陰交而生二陰律娶妻呂生子據黃蕤交而生林也後此旋例矣連起止則隔八也十二餘四猶用九餘三度成一例即寓一幾何相廢耶馬班京蔡例參九也李瞿信都芳例寒暑也呂覽含少三寸九分但以辟卦陽九陰六而數之殆天符乎黃鍾復五陰為三十一陽為九非三寸九分乎蕤賓姤五陽為四十五加一陰為六非五寸一分乎對貫九寸矣大呂臨四陰二十四二陽十八為四寸二

分對林鍾遯四陽三十六二陰十二為四寸八分亦九寸也太簇泰對夷則否皆三陰十八三陽二十七為四寸五分亦九寸也夾鍾大壯二陰十二四陽三十六為四寸八分南呂觀二陽十八四陰二十四為四寸二分亦九寸也姑洗夬一陰六五陽四十五為五寸一分无射剝一陽九五陰三十為三寸九分亦九寸也中呂乾五十四應鍾坤三十六亦九寸也愚者曰此恒配之端幾如先天圖也用之簫管自有盈虛如後天圖

中通曰
近見喻

春山專此說候氣如信都芳埋扇可推然
京蔡之例亦不可廢用必以簫管為徵

四行五行說 問中國言五行太西言四行將何決耶
愚者曰豈惟異域邵子嘗言水火土石而畧金木矣地
藏水火分柔土剛土為土石也朱隱老曰四為體五為
用金石同體言金而石隱矣周子尊水火在上次表中
土下乃列金木焉金木者從土中生出者也今所據者
地之五材也金為土骨木為土皮是也水為潤氣火為
燥氣木為生氣金為殺氣以其為堅氣也土為沖和之

氣是曰五行黃帝曰六合之內不離于五既言五運又分六氣不參差乎播五行于四時非用四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用二乎謂是水火二行可也謂是虛氣實形二者可也虛固是氣實形亦氣所凝成者直是一氣而兩行交濟耳又況所以為氣而宰其中者乎神不可知且置勿論但以氣言氣凝為形蘊發為光竅激為聲皆氣也而未凝未發未激之氣尚多故槩舉氣形光聲為四幾焉樛嚴七大地水火風空見識也地水火風

之四大猶之水火土氣也有四實則有四空實皆空所為也而猶有容餘之空故表空焉皆因人目之見而顯見本于識而藏于識故表見識焉心藏神而主性腎藏精而主命以見識表之亦可悟五臟六腑之實是二行矣若欲會通正當舍二求一而後知一在二中謂之二即是一謂之不二不一謂之三兩謂之九六謂之七八謂之四五謂之五六無不可者且請學易

水 綱目曰水體純陰用則純陽上為雨露霜雪下為

海河泉井氣有流止寒溫味有甘淡鹹苦是以昔人分

別九州水土以辨人之善惡壽夭

河圖括地象曰青州音角羽氣舒遲人聲

緩其泉鹹酸荆揚角徵氣慄輕人聲急泉酸苦梁州商徵氣剛勇人聲塞泉苦辛宛豫宮徵氣平靜人聲端泉甘苦雍冀商羽氣駛烈人聲捷泉辛鹹徐州角宮氣悍動人聲雄其泉酸以甘此古就域槩分耳人因水土以生生復資水土之氣

移地亦變合詳上部

愚者曰人身之津液草木之汁皆

水也一氣之所生也先天一生水為真陽而後天以形用則體陰二生火為真陰而附物乃顯則體陽上律天時凡運動皆火之為也神之屬也下襲水土凡滋生皆

水之為也精之屬也六之成一雪六出可以徵矣水火
一氣呵則為水可以徵矣氣呵煖動而遇陰則水見雨
亦如是也飲資于水食資于穀穀之精亦水也榮衛賴
之水旋土中而浮于土面榮內衛外亦是理也用之貴
別古人精矣自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邵陸羽張又新
劉白芻李季卿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
法孔子不以淄澠告白公乎志林三江味別蔡傳非之
亦非也許敬宗謂濟入河汴地南出亦以味別今揚子

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郭緣生曰濟入河與河不合滲
漉入地洑行而溢為榮今歷下發地悉皆濟水阿井其
徵也鄭樵曰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楊慎曰山過山
分而性不分水過水合而性不合水性之別則班馬貨
殖地理詳矣論其極則庭州灞水金鐵皆漏庭州灞水在大荒之
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角與韋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德化之水煮鐵為銅

廊延之川日夜脂流

即延安石油也以為煙墨松脂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煙多

于洛陽塵

弱水溺毛黑溪元贖

南荒里溪水其水以塗樹象至輒不去崑崙兒以塗身即

能乘象如家畜古所謂

悉唐制角畔怯腐手

見佛經

職方

黑崑崙今之象奴也

外紀云西齊里亞沸泉如醋物入便黑翁加黑亞有水噴出地即凝石者有冬月流而夏冰者有投鞭成泥再鎔成銅者有色綠而凍成綠石者勿里諾山之泉物墜其中半月便生石皮周裹其物福島無雨而大樹釀雲氣夜生甘水滿樹下之池度爾格有一海味鹹性凝不生波浪而皆不沉不生水族命曰死海水性不同如此將怪而不信耶麻知幾水解曰九疇昔訪靈臺見銅壺

漏馬大史召司水曰此水已三周環水滑則漏迅則刻差當易新水予因悟曰天下之水用之滅火濡槁則同而性從地變質與物遷自別也蜀江濯錦則鮮濟源烹楮則晶南陽之潭漸于菊其人多壽遼東之澗通于蓂其人多髮晉產礬石泉可愈疽戎麓伏硫湯可浴厲揚子宜薺淮萊宜醪滄鹵能鹽阿井能膠澡垢以汚茂田以苦瘠消于藻帶之波痰破于半夏之茹冰水嚙而霍亂息流水飲而瘰癧閉通雪水洗目而赤退醎水濯肌

而瘡乾菜之為齏鐵之為漿麴之為酒藥之為醋千派
萬種言不可盡井水反酌而傾曰倒流出甕未放曰無
根無時初出曰新汲將旦首汲曰井華夫一井水而其
別如此行藥詎不擇哉有患小溲閉者衆不能瘥張子
和以急流煎前藥一飲立溲即靈樞治不暝半夏湯用
千里流水意也

火 自燧人鑽木取火教民熟食使無腹病周官司烜
氏以燧取明火于日鑑取明水于月以供祭祀司燿氏

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古聖王之于火政

亦切矣時珍曰天之陽火二太陽真火也星精飛火也

天之陰火二石油之火水中之火也人之陽火一丙丁

君火也

心小腸
離火

人之陰火二命門相火也

坎火也遊行三
焦寄位肝膽

三昧之火也

純陽乾
火也

諸陽火遇草而熇得木而燔可以

濕伏可以水滅諸陰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溼愈燄

以水折之則光燄詣天物窮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撲之

則灼性自消光燄自滅故善反于身者上體天下驗物

則君火相火正治從治理昭然矣蕭丘寒火

抱朴言南海蕭丘火

春生秋滅生木小焦黑陸游曰火山軍其地鉏深則有烈燄不妨種植亦寒火也

澤中陽燄

壯如

燄起水面出王珣註

野外鬼燄

色青聚散

金銀精氣皆似火而不焚物

者也樟腦獺髓皆能水中發火濃酒積油得熱氣則火

自生南荒有食火之民

國近黑崑崙人能食火炭

食火之獸

原化記禍斗如

犬而食火糞復為火能燒人屋

西戎有食火之鳥

駝

火鴉蝙蝠能食燄

煙火龜火鼠生于火地虛舟曰春日火煙青冬日火煙

黑因乎時也然石熟物剛火猛油其偏鍾者也老樹出

煙堆草生燄其積菴者也確可以閉火氣紙可以遏火
舌因乎勢者也此皆物理之常而乍聞者怪異蓋未深
詣乎此理耳震亨曰太極動靜陰陽而生五行各一其
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相火天火也火內陰外陽
而主動者也以其名配五行謂之君以其虛無守位稟
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天恒動人生亦恒動皆火
之為也見于天者出于龍雷則木之氣出于海則水之
氣也具于人者寄于肝木腎水膽者肝之腑膀胱腎之

腑心包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
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自
生天之火雖出于木而皆本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
非附于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肝腎相火猶是
也智按丹溪天火出木者以震為雷為龍實起于北由
東升而西降木為生氣金為殺氣也天地之間無非
火無非水也伏蟄于地可悟邵子用三
餘一冬煉三時之旨致中和則交濟矣東垣則以火為
元氣之賊何哉周子曰神發智矣五性感物而動即內
經五火也五性厥陽之火與相火相扇則妄動矣火起

于妄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

與濕言之相火之氣經以火言之蓋表其暴悍酷烈甚

于君火也故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

不落動靜之靜

也朱子曰道心為一身之主而人心聽命焉火自中節

何賊之有

或曰內經止于六氣言火未言及臟腑也曰岐伯歷舉病機十九而屬火者五諸熱瞋瘕

皆屬于火諸逆衝上皆屬于火諸躁狂越皆屬于火諸禁鼓慄皆屬于火諸病附腫疼酸驚駭皆屬于火是也劉河間云諸風掉眩屬肝風火也諸氣憤鬱屬肺燥火也諸濕腫滿屬脾濕火也諸疼痒瘡屬心火也陳無擇之通敏猶以煖溫為君火日愚者曰丹溪言君火用之火為相火何怪後人聾瞽哉

以名相火以位未暢也天與火同火傳不知其盡故五行尊火曰君畜覺發機曰相或以暑為君火燥火為相火或以暑燥火為陽火風寒濕之火為陰火或以有形為陽火無形為陰火或以知識為陽火不知不識為陰火有交幾焉析說不能盡須自得之人身命根種火在北下七節之小心知識用火在南上臆中之宮城真氣伏于丹田清濁分于腦府思慮憂鬱過用則傷而慾焦忿決尤難懲窒五志總歸心主而無原之心是何物歟

古人稱入火不熱者是何道歟其曰君火為人火而相火為天火者猶之太極為體卦爻為用而邵子曰卦爻為體太極為用也于是乎決曰天道以陽氣為主人身亦以陽氣為主陽統陰陽火運水火也生以火死以火病生于火而養身者亦此火水火交濟主之者心火無體而因物為體人心亦然故提出不生不死之道心以統人心實未嘗離也善吾生所以善吾死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也全理盡年而已矣此醫所以貴治神為第

一也節嗜慾寡暵恚陰平陽秘中和主宰相奉其君是
黃帝之心乎知此火為病源者少矣知此火為病而欲
絕之絕之不得而遂縱之豈享中道之恬愉哉中丞公
曰聖人因土竈以畜火因木薪之因金制之因水濟之
萬物享熟物之功而不受燔屋之禍其恩大矣明乎滿
空皆火君相道合者生死性命之故又孰得而欺之不
肖子以智謹識于此

木 五行以木為生氣貞下起元帝出乎震人身象榦

枝馬體仁之道其天地之生機乎木獨反生其首在下其華向上結實而傳核仁禪于無窮聖人于此喻種理矣號為植物互有剛柔蕉蔓苔栴寄生之類皆本濕熱稼穡之功首重百穀阜膏核實為五果棟宇取材土宜辨性神農嘗毒藥有本草養生救疾莫備于此木德之功大矣哉

種仁皮心之理 木之種在仁仁破核而化為根之腦腦與根為本而外生枝內生柢馬脉貫于皮而中行氣

馬故中空而不死皮連則生接樹者斜其皮倚而合之即生截樹者倒插順插之皆有生者緒其皮即成根

金 邵子舉水火土石而不言金木朱隱老曰木則後生于其陽金則水火入土中而成于其陰者也金用而石隱矣楞嚴四大太西四行皆後之蓋有說焉且問五行金生水金何以生水乎老生夙學不能答也虛舟子曰金石同體五金八石互相為用非之在土直一石耳石則生水矣本草金石同科石者氣之核土之骨也精

為金玉毒為礬砒凝色而為丹青化液而為礬汞或自
柔而為剛乳鹵成石是也或自動而為靜草木成石是
也含靈之為石自有情而之無情也雷星之為石自無
形而成有形也愚者曰天地之堅氣為金輪而土中得
之凝為金石其生成也積久其化物也峻厲以其堅氣
遂為殺氣用者可不慎歟

土 土五行之主具五色而以黃為正色具五味而以
甘為正味是以禹貢辨九州之土色周官辨十二壤之

土性在人則脾胃應之

家語曰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
懦墟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

土性在人則脾胃應之。家語曰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懦墟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

土之人醜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气多男澤气多女水气多瘡風气多聾林气多癰木气多偃石气多力下气多堙陰气多瘕谷气多痺暑气多天寒气多壽丘气多狂廣气多仁陵气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皆應其類也。

愚者曰土納重以養清主

土之人醜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气多男
澤气多女水气多瘠風气多聾林气多癰木气多偃石

气多力下气多狂
 瘡气多仁陵气多貪
 輕土多利重土多

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愚者曰土納重以養清主
人輕遲水人重皆應其類也

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
人輕遲水人重皆應其類也

愚者曰土納重以養清主

靜以載動居中以御四維之氣故能和物能生物又能

殺物故能化物也岐伯曰地在下天之中明乎胞

豆之喻者居中之表法不昭然乎水火貫乎土中而生

金木濂溪示之矣土石剛柔以表坤艮而奉天化康節

示之矣百昌皆生于土而復于土藥之用土皆取其冲和以安物沁菴以化物之用萬物本气以生乘气以遊而安土以為養豈能離哉

水火本一 水濕火燥相反甚明而易傳曰水火不相射何也愚者曰本一气也而自為陰陽分為二气而各具陰陽有時分用而本不相離有時互用而不破偏顯有時相制而適以相成特人不著察耳天一生水而反成陰潤之性地二生火而反成陽燥之性呵气屬火而

化為氣水精液為水而反以成人果二物耶人身之腎水也心火也時時交濟不可間隔以理言之智火也仁水也理水也性火也是水直以火為性命矣不見夫雨露霜電皆陽氣之蒸餾硝磺發而礮滴雷鳴而泉通春火力深而礎石潤熱爐之下必有氣蒸乎是火直以水為性命矣不見夫螢燐珠珀皆濕氣之凝聚薪經浸而火不斷燈加膩而益明井油得水愈熾高奴之水肥可燃乎日炙草木而滋茂行汁參茂補陽而口生津水中

之石擊之得火煉劍淬水而剛二者之用交濟相成莫

不皆然識者于此蓋悟代錯之本一矣

暄曰水火一也論其質則相尅

論其氣則相生論其形氣之交則又相入水見火而死而溫泉沸湯則火之氣能入水之形水見火而散而燈脂燭蠟則水之氣能入火之形論其極則又相變百沸之油近錫必冷伏中鑄錢爐煉不清海峽積潤飛鱗不絕霜雪之深必兆豐年此即陽極陰生陰極陽生之理夫水化氣而為火火化氣而為水相變之道即相生之道即互根之道也中通曰水流下而趨中有剛火性也火炎上而旋升有柔水性也

水火南北位 魏莊渠曰北方水位也水氣旺于北土

尅水而水少南方火位也火氣旺于南水尅火而水旺

以四時言之水氣旺于冬而寒水消水氣涸于夏而夏水漲火旺于夏其燄不揚火囚于冬其燄反烈愚者曰配位者極物從類之端法也其用在乎推行化裁

藏火 棉花燒黑將灰收之香燃一絲去香則隱少頃吹之復燃潛草曰杏仁灰包火楊梅可佩外域用火鴉駝雞肫皮塗卵白包火又曰紙捲香入竹筒終日不滅

開則燃合則隱

竹木銃一發即朽塗卵白則能三發故卵可撲火暄曰有長生火萌法

金土 聊城人博山爐乃土和銅屑埏埴為器周藩或

以金沙土為之竟如三代器蓋陶而不洩害生青綠者也永昌圍碁子取貴州土和鉛燒之顏神亦用鉛哥窑鐵足皆取五金之氣也

歷類

圜體 天圜地方言其德也地體實圜在天之中喻如脬豆脬豆者以豆入脬吹氣鼓之則豆正居其中央或謂此遠西之說愚者曰黃帝問岐伯地為下乎岐伯曰地人之下天之中也帝曰憑乎曰大氣舉之邵子朱子

皆明地形浮空兀然不墜以世無平子冲之一行康節
諸公耳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世士不考相傳
地浮水上天包水外謬矣地形如胡桃肉凸山凹海自
徐元扈奏立厯局而崇禎厯書令成矣老父以學者從
未實究故作崇禎厯書約

暄曰有謂靜天方者以圓則行方則止也

以亦止也且靜天以外又何處尋方圓哉吳石渠炳易象化機云地似空匏內虛外實故能吞吐呼吸此喻亦切
中通曰方者以上為上以下為下圓者以邊為上
以中為下地居天之正中故人以各立之地為下不知
其彼此顛倒也今以簡平儀測天星每二百五十里差
一度金初攷北征錄云沙城鳴鑾戍夜視北斗在頭上

古梵塲長清塞則南望北斗
矣以此推之地非圓體而何

黃赤道 圜六合難狀也愚者以瓜蒂瓜臍喻之渾天
與地相應所謂北極如瓜之蒂所謂南極如瓜之臍瓜
自蒂至臍以其中界周圍為東西南北一輪是赤道也
腰輪也黃道則太陽日輪之纏路也斜絡于赤道半出
赤道內半出赤道外約周度十二宮而平輪之子午縱
輪之卯酉橫輪之皆一也約為三輪六合八觚之分自
蒂至臍凡一百八十度自赤道至蒂凡九十度黃道之

出入赤道者遠止二十三度半此曰緯度

帶至臍而言也

七曜

所經之列宿則曰經度每三十度為一宮十五度交一

節其槩也

暄曰道為天中虛朕日月可以流轉絡于天中者天圓體則中廣在天者以廣為就猶水

行于川必以

深處為趨也

九重 月天二十七日三十一刻行一周水天三百六

十五日二十三刻行一周金天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

刻行一周日天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五分行一周

火天一年五百二十一日九十三刻行一周木天十一

年三百一十三日七十刻行一周土天二十九年一百五十五日二十五刻行一周經星天四萬九千年行一周宗動天一日一周所謂靜天以定算而名所謂大造之主則於穆不已之天乎彼詳于質測而不善言通幾往往意以語閎愚者斷之如此其金水附日一周穆公曰道未未精也我國有一生明得水星者金水附日如日暈之小輪乎則九重不可定矣格致草云恒宿天七千年一周宗動天四萬九千年一周而渾蓋云四萬九

千年為歲差一周謂恒星一周也不已自矛盾耶

遠近分輪細辨 月地近地能掩日五星六曜有時掩

恒星遠者遲近者速也舊說金水在日天下日天上皆
無確據若以相掩證之則大光中無復可見論其行度
三曜運旋終古若一兩術皆窮因知皆臆說也西國近
以望遠鏡測太白則有時晦有時光滿有時為上下弦
計太白附日而行遠時僅得象限之半與月異理因悟
時在日上故光滿而體微時在日下則晦在旁故為上

下弦也辰星體小去日更近難見其晦明而其運行不異太白度亦與之同理愚者曰此非附日為輪耶問熒惑歲填去日遠近曰熒惑在歲填內在日外蓋為其行黃道速於二星遲於日也木星在火外以其行黃道速於土遲於火填星在木外其行黃道最遲也恒星無視差七政皆有視差且以此斷

三際 三際者近地為溫際近日為熱際空中為冷際也日光蒸地火收地中火必出附天而止天火同體水

地相比也一氣升降自為陰陽氣出而冷際遏之和則成雨如飯蒸之餽遇蓋而水滴焉陽亢則為風陽欲入而周旋亦為風初起之雲則飯甑之氣也飄散不收或騰或霧夜半陰氣清肅而上則為霧結則為霜雨上冷凝為霰霰墜猛風拍開成六出片則為雪陽氣伏陰氣之內不得出爆開則為雷火氣發越適映雲際其光疾甚閃爍曰電夏月火氣鬱蒸冲濕氣而銳起升高至冷際之深處驟沍為電愚者曰黃帝五運篇曰風寒在下

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此至語乎日所到則
煖日去則冷一氣為陰陽而自相盤旋者也三際槩耳

暄曰西國三際之說未盡然也向日則煖背日則寒故
一石一牆之下皆有陰氣如六月遊深崖入石室恒至
衣絮則地之內外未始無陰氣也近地必熱際則山腰
之下不宜暴雨四川雪山不宜夏月不消也空中必冷
際則空中無時不有氣亦無時不合雲無時不下雨也
冬月皆雪矣雨雹者至陰之氣來之夏月偏雹者非至
陽不至至陰之山夏月雹偏大者非至盛陽不足升至
陰之氣至盛之陽飛濕乃猛至盛之陰結雹乃連雖然
陽生則為至陽陽死則為至陰故六月之晨煮水百沸
入瓶中細閉之急入井底午取而出則冰矣陽死也有
六月為魚內凍者亦倣此法可知冷無定際
陽隔則冷陽遠則冷陽死則冷不必空際也

歲差乃星度與日周差而歲實無差 歲差之說紛矣

智決之曰歲差者恒星行度歷差于靜天之度而歲實日周遂與恒星之度迤也日一年從西向東行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尚差一分餘而至六十餘年差一度約積三萬年不足而復于原宿之度矣按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呂不韋月令日在斗二十二度漢元和三年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十二年在

斗九度半宋改統天厯在斗二度元改授時厯在箕十
度至洪武甲子在箕七度嘉靖三年初昏室中日在箕
三度萬厯四十年在箕三度十九分十九秒起堯甲辰
至今癸未凡四千年共差五十八度六十八年又七月
一十三日三時差一度二萬五千一百有餘年差三百
六十五度有餘為一周天此均算耳細準未確也自漢
鄧平改厯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
象厯有核歲之法晉虞喜始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

追其變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增之約百年退一度
隋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又劉炫謂四十五
年梁虞翻謂百八十六年祖冲之謂百八十三年唐僧
一行大衍歷則八十三年宋統天歷則六十七年元郭
守敬及許衡王恂輩測影驗氣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
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
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較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
有奇而退一度定為歲差上推則每百年長一下推則

百年消一洪武中元統大統厯不用消長之法而積分
猶仍授時也正統十四年己巳朔二至之晷有晝夜六
十一刻之文矣嘉靖初華湘奏歲差三度五十二分五
十秒矣萬厯中利瑪竇入仍約六十六年八閱月而差
一度每年不及周天一分五十秒王曰俞云萬厯四十
年冬至日在黃道箕三度一十九分一十九秒八十微
赤道箕四度四分二十五微故內道口在壁一度外道
口在軫初度距今丙戌厯三十四年歲差一分三十五

秒則令之冬至其內道口已不在壁而在室外道口已不在軫而在翼其約之者法不一也格致草云歲差二萬五千年而周西渾蓋云凡經星以四萬九千歲一周天或約二萬九千又約二萬八千蓋其所差之理未得安可執一法以窮之老父中丞公曰崇禎庚辰與石龜黃公同在西庫公衍象正以易定厯妙哉然三乘六十八卦以應六十年厯而以守敬萬法積之終不免于灑派納虛也蓋古以日為法也既云不及一度或一度大

則不必拘日以為法矣易以數為端幾而定于環輪靜
天亦猶是也均列定限分別節度以日所行至者紀于
何節之分秒焉月五星所至亦紀之經星所行亦紀之
則所差之由與追差之合自犁然也或曰天不可見以
經星躔次為考靜天何所考乎潛老夫謂算家遇不可
問之數則立商法焉商而兩測之而中之度于是乎定
今以靜天環一定之分秒而使日月五星與經星皆各
行其遲速之行豈能逃乎猶之會通易幾者無往非河

洛則物物之未有物先皆歷歷河洛也因建此意以待
神明之士智曰此定恒法也而隨時測驗盈虛在其中
矣天運盈虛一年有盈虛一日亦有盈虛又多年而盈
多年而虛穆公曰地亦有遊欲據一歲之測而定之乎
欲明其理理則如此蓋從前止以經星宿天而日周之
不知經星亦自行于靜天而靜天不可見故無悟者

中履

曰黃先生生易歷先祖為圓其義朱康流年伯為黃先生
門人丙申老父廬墓卒時論業訊問海寧康流年伯報
書曰按時消長之法以推令測之晷影冬至先天約二
十刻矣所以然者元時為極消上推百年長一下推亦

應百年長一自元迄今三百餘年應益三分故象正小
餘二十八履按經星常移古今宿度分數不一冬夏二
至有時濶狹太陽時遲時疾安可一算哉然其冒準有
通微不可不求其故也 暄曰方潛夫中丞公以易數
度為準而立商法一切紀之于靜天之定度而後兩商
之蓋歲原無差也靜天有一定之度動天有一定之至
周靜天之度切動天之至以成其歲節氣齊而南陸極
歲何嘗有差但仰視諸星稍移分許耳是可謂之星差
實是經星周天百十年移一度而遲速不等也按嘉靖
三年冬箕三度在南至迄今百三十餘年箕三尚在至
萬歷四十年箕三度十九分十九秒在至庚子冬箕三
度五十四分二十八秒在至則已進而復退不知凡幾
再百餘年此度猶不能踰南至而退也金水均算歲一
周天然全自周小輪者強半水周小輪者三決不能據
其平日之行而定其周天之度也況經星跳躍不一甚
速甚微又豈能據其平日所行一度與四五十度之均

算而定周天乎是經星之測亦難也天周大輪諸星頻
激小輪種種有差算亦種種有定算余與方位伯別有
專書問答以請教于神明之者中通曰經星久亦移
動如皆宿距參漢洛下閭測得二度宋皇祐元豐間測
止一度守敬測止五分崇禎戊辰測之不惟無分更侵
入參二十四分矣又如北極天樞一星古測離北極二
度後行過北極今踰三度有奇矣是經星之居位不定
也西分經星之度與班固賈直蔡邕皆不一也日法或
八十一分或三千四十分或九百四十分或三百六十
分或萬分且如守敬百秒為分百微為秒太西約以六
十亦不齊也況乎太陽行有遲速經星之行亦有遲速
乎歲差者每歲日與經星相差或多或寡渾蓋以經星
四萬九千歲一周天為歲差非也自堯甲辰冬至日在
虛七度至秦莊襄元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凡二千
二十八年而差十五度半此百有三十年強差一度也
自莊襄元年至宋慶曆甲申冬至日在斗五度凡一千

二百九十二年而差十八度此七十二年
弱差一度也或多或寡之說尚何疑乎

光肥影瘦之論可以破日大于地百十六餘倍之疑

利瑪竇曰地周九萬里徑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六里零

三十六丈日徑大于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

心一千六百零五萬

木星大于地九十四倍半

距地一萬二千

五千六百九十餘里

土星大于地九十倍又八分之一

六百七十六萬九千

土星大于地九十倍又八分之一

距地二千七

距地二萬五百七十七

火星大于地半倍

距地二千七

萬零五百六十四里餘

金星小于地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

距地二百

百餘

易里小義

四十萬六百萬
八十一里餘

月小于地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

距地四十八萬

二千五百二

十二里餘

水星小于地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倍

距地

九十一萬八千

七百五十里餘

經星有六等皆大于地以遠故望之小

耳熊伯甘曰燈體如指半寸內熱不可堪炬體如拳三

寸內熱不可堪野燒如車輪三尺內不能堪矣西法測

日輪乃倍于離地之空處則地上焦灼何堪哉朱子曰

光者明之體明者光之用也體之中有內體焉真體也

有外體焉借所用以為體也西土之測日是合內體外

體言之也西用遠鏡四層皆凸外而窪內以窪近目能
拓小影為大層層轉取倍必累矣今日既在四層天晶
晶之鏡豈不增大猶如山寺縣燈一里之外便已見之
燈體如裏望者如斗豈非合籠與燈之體皆視為燈體
哉寧都邱邦士曰燈炬野燒大小遠近之熱誠然矣但
西法日輪之大未嘗倍于離地之空也按地球全徑二
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九分里之四而日徑大于地百
六十五倍八分倍之三則日徑當四百七十三萬五千

七百五十二里九分里之五也其日離地中則一千六百餘萬里視日徑且三倍有餘矣但日去地中一千六百餘萬里倍之則日天之徑也以徑七則圍二十二之法求之日天之周當一萬萬里有奇其三百六十之度每度二十七萬餘里西法又謂每半度為日之全徑然則日全徑僅十三萬餘里耳何得百六十餘倍于地耶愚者曰前言日輪之大倍于離地之空此算日離地三倍足以破之矣而日火熾地未可解也天包日圍以中

為廣光氣皆以中廣之處為衝則日火所衝如以寸火
離三寸之空而以掌當其燄煖何如耶斜陽則殺矣故
冬行南陸而中原寒也皆因西學不一家各以術取捷
算于理尚膜詎可據乎細考則以圭角長直線夾地于
中而取日影之盡處故日大如此耳不知日光常肥地
影自瘦不可以圭角直線取也何也物為形礙其影易
盡聲與光常溢于物之數聲不可見矣光可見測而測
不準也屋漏小罅日影如盤嘗以紙微之刺一小孔使

日穿照一石適如其分也手漸移而高光漸大于石矣
刺四五穴就地照之四五各為光影也手漸移而高光
合為一而四五穴之影不可復得矣光常肥而影瘦也

中通曰所謂取影者以地影礙日而蝕月而火木土星
並二十八宿不蝕者必地影之窮也假日輪小于地或
等于地則地影且無盡矣故從月天以兩直線夾地取
日輪耳今之日光嘗用其餘光包地而交衝于月則日
之大定以半度為準明矣光肥影瘦之說通嘗測之高
四百倍于其物之徑而影絕焉中履曰陽光火體同
理而太陽則烈日與燈照階餘處即漸暗也陽光射階
則堂室戶牖燦然顯白巨細畢見特于堂室再屏乃異
耳陽能令星月生光照物亦能令虛空之氣生光照物
地影之易窮皆由于虛空之氣有餘映非日體之大也

以昏曉言之日未出而天光曙日已入而地猶白赤道下為朦朧影者凡六刻有餘南北極為昧與黃昏者各一月有半豈地影所能盡障乎近于地者如此况遠見于天乎以冷燠言之若日較地大百餘倍則地在日中僅一點耳即以南北千里之殊止共一點而南無雪北無雷寒暑氣候迥然不同則是太陽不能偏蒸羣地而曰日體遠過于地定足信乎但光大于物則影瘦光小于物則影仍肥耳暄曰太陽能生本體之光所謂大若半度者也能生對照之光日影所射近體而熱者也龍生互映之光日影不及如屋宇之下密雲之內朝霞甚靄展轉相映者也日之為光者火也火氣恒散天圓體散之不得則必循天而轉以合于對極中亦抱地而轉以合于前銜若水流包砥而復合也余嘗于日沒時觀其影射气中自西徂東抱地若環橋始知其影非直行能隨物曲附不可以直線取也地徑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有三十六丈日依半度算徑一十三萬八千

二百四十八里半大地四倍有餘光肥影瘦固然光小
于物光亦肥仍不可以直線取也凡瞬隙之光皆具日
之全體故小孔射地方者必得圓形或雲上于天掩日
之半則諸孔所映悉掩其半以盆水映漏輿以遠鏡塞
漏中直絨以觀日食所食之分秒畢形可知光無大不
色無微不現而溢于物之數也依立圓畢積算大地百
六十倍其徑不滿二十萬則半度之說可無疑矣有謂
遠鏡照物百十步內其大數倍晶天一千六百餘萬里
與滿空之氣層層相射則半度猶是遠映安知其真體
不更小于地徑乎 中通曰星月皆水體水能攝物故
星月攝日子體中而生光焉太西言日天之度或為二
十餘萬里或為數萬餘里言日體之大或為十餘度或
為半度未嘗定也通謂天可以度測不可以里測以度
測之度之大小可毋論矣界天分度以半度之說為是
然知其占日本天之半度亦不能與地較也通嘗以絕
跡是率測之地徑三萬里影當千二百萬里而絕地面

去日邊千三百五十一萬餘里地
影已不及日天而況諸星天乎

左右一旋說 問左旋右旋何決耶愚者曰仲默註尚
書紫陽註十月之交說之皆可者也高皇舉一星以視
月月漸遠于星然同行而一疾一徐謂徐者右行疾者
左行此亦說之可合而不遂決者也天左旋日月五星
右旋自人北面言之也日月星從西向東其周天各有
遲疾宗動天從東向西一日一周或曰歷家取捷是亦
一說也西法分為九層各為一種行法乃可立算間嘗

窮之黃帝運氣左升右降自人南面而言也東向西行
其天之習氣乎其定理乎日月星在一氣之中各有熟路
九滾于槽槽西行急則槽中之園物自然東轉而實西
旋順天但積差之度見于星宿似乎不與天同而每退
馬其分遲速者近地者疾遠地者遲也帶動之說固無
疑矣

暄曰天從東而西政亦從東而西日夜不停特以
政較動天稍有不及較靜天則益為左旋安得有

乎
右轉

兩種定極 赤道之拱架三輪是靜天之極也黃道之

拱架三輪是定日月星經緯度之極也半周天為一百八十二度半而大統厯日自春分至秋分有空度恒多八日秋分至春分有隔度恒少八日足知日天之心與宗動左旋天之心不對每過北八度此義厯士鮮有明其解者故須兩種定極以算之

日月行度 日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全數恒星天過一度月一日行百五十三度遲周天十二度恒星天過十三度月二十九日六時三刻合于日而同度為朔日

照月側為弦十四日九時餘日月對壘而見全園曰壘
日光在月上其魂不見為晦日與天會一年而多五日
三時曰氣盈月與日會一年而少五日七時三刻曰朔
虛其月行疾日行遲者以厯算自東行西紀度也月九
行者四方出入黃道者八與同黃道者為九也五星行
度詳老父厯書約

宿天 二十八宿為恒星天向以為與老天帖定今因
歲躔冬至之經星漸差而乃知其自遙也其日四分度

萬分之一當二千五百分今作二千四百二十五分以七十五分與天者郭守敬之法也小餘日加二十八分者黃石叅先生之法也其曰星一日行三百六十七度過周天一度謂之日行一度者指順天旋而算也

日月食 蔡邕言側匿許慎言眇眇解以朔晦月見此歷差耳月質以日映為光合朔日食月質掩日也望有月食地球之影隔日也凡見月之處見食皆同而日食則異其不當頂而斜迤者皆不見日食也故分秒各別

此質測也古人以占君相致微者類應之心幾也

日中通平

行相距實引交周分時各有算法但日距限如在百度外則日不食月距黃緯小于並徑則食若等者相切大者不相涉則月不食

五星遲留伏逆

土周二十八歲木周十二火約二歲

各于大輪中跳為小輪人在地直視其上下則留逆行則遲避日則伏如水車之旋下西上東則逆也金水遠

日為小輪乃日之餘體隨日而轉耳舊法詳歷書積日

為算耳即太西亦未推明其故也

暄曰金水遠日為輪確矣水輪近日故速

于金至火木土又皆遇日對衝則遲留以至于遲近日則伏也中通曰兩間惟日為陽而月與五星皆陰皆用日之光而遇日正衝則避及其遠則復來就之譬如物滾槽中槽西行急則物反東轉且有激而跳為小輪者此喻奇哉

四餘 月自南遡北交黃道曰羅其對即計所謂龍頭龍尾內道口外道口也月行最遲之度曰孛朔不及中成閏而閏生烝凡二十八年周是厯行之算節也宿曜經出于佛藏而世以占命則物物可以端幾配應言之耳術家執之世士不解豈悟極數之深幾乎

出沒異 每日遶地一周天下國土非同時出入也東方先見西方後見東西相去七千五百里則差一時相去四萬五千里則東方午時西方為子時普天下時時曉時時午時時晡時時黃昏時時夜半知之乎

晝夜異 晝夜長短由于日之出入日行虛縮由于南北極之出地高下中國處赤道北夏至近北則晝長夜短冬至近南則晝短夜長處赤道南者反是北極之下半年晝半年夜周髀已言之矣

節氣異 日行赤道北為此夏至則為彼冬至日行赤道南為彼夏至則為此冬至此言瓜蒂瓜臍之異也若東西則出沒發斂以漸而異半其九萬里即差六時彼為日交則此為夜交彼晨交則此屬暮矣

厯元 舊說日月五星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夜半冬至其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為厯元三統厯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為復于太極大衍厯蕪章微為日法半之為天地出符數三之為四千五百六十當七

精還初之會又三三之為統其槩也太乙積年至崇禎
癸未一千零一十五萬五千五百六十皆立法臆定者
也中通曰歷家大小餘歲差皆不盡分數有必不能齊
者少則不覺積久差多故歷未有數百年不改者然
改歷元不必改歷法卽改日法亦不改所以推測之法
也隨算隨測除餘補縮則時時可立歷元而大歷元自
在也

開闢紀年 問開闢紀年有據乎曰伏羲至舜一千二
百三十年夏四百五十八年商六百四十年周八百七
十三年秦四十九年漢四百六十九年魏一年晉一百

五十五年宋齊梁陳隋一百九十八年唐二百八十九
年後五代五十三年宋三百二十年元八十八年明至
崇禎戊辰二百六十一年太西曰開闢至伏羲元年甲
辰一千七百四十年彼以一樹證之安知此樹何年生
乎佛言成住壞空相輪迴而已八十轆轤未覈也邵子
始以年月日時徵出元會運世以十二與三十相乘則
因闢子明僧一行而觸合之鄧綺曰以方圜積數至坤
十之亦十二萬九千六百之元數也以通期自乘亦元

數也是數之天符也必以西言為徵則一會之說耳

節度定紀 大統歷萬年歷每歲平分十五日餘為一

節新法春分後多二日秋分後少二日其二至則不殊

以日行贏縮也崇禎歷書春分後宿度有空度秋分後

宿度有共度何耶格致草曰蓋歲實歷三百六十五日

零三時赤道正絡天腰以子午為極黃道斜絡以亥巳

為極黃赤二道之交為春秋分南北二陸之盡為冬夏

至獨日天心北過宗動天心與地心四度往來共過八

度則春分至秋分合一百九十日七時四刻當以十五日零十時五刻為一節氣秋分至春分合一百七十四日七時四刻當以十四日零六時五刻為一節氣偶閱萬年歷丁亥五月二十日庚申巳正一刻夏至十一月初二日癸亥丑初一刻冬至戊子五月初一日乙丑申正一刻夏至十一月初八日戊辰辰初初刻冬至用前法乘除為定本算之每時八刻以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八刻為準每日九十六刻非百

刻也今日躔箕三為冬至倘從戊子冬至戊辰日辰初
初刻用前法乘除布算以推其後雖百世可知也西歷
雖云密近但圖象止四分九十度為三百六十度少五
度四分度之一每日列宿直度或空或共即二十八宿
刊度亦少五度四分度之一何以齊年今應照度加分
方無盈歟如箕九度六十五分斗二十三度八十分牛
七度十分女十一度十五分虛九度十五分危十六度
二十分室十八度二十五分壁九度十五分奎十七度

三十分婁十二度二十分胃十五度二十分昂十一度
十五分畢十六度七十五分觜五分參十一度十五分
井三十一度三十五分鬼二度柳十三度十五分星六
度五分張十七度二十五分翼二十度三十分軫十八
度二十五分角十二度二十分亢九度六十五分氐十
六度七十五分房五度六十分心六度五分尾十八度
四十分以上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蓋度率百分平
分黃赤之交應春秋分前後各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四

刻然日天心過北則春分至秋分合一百九十日七時
四刻每十日應縮四十三分六釐太共縮八度二十五
分秋分至春分合一百七十四日七時四刻每十日應
伸四十七分四釐少共伸八度二十五分必每十日明
書差數而後周歲之內列宿無十六度五十分之愆忒
彼一日一度與春分後空度秋分後共度爽然自失矣
近惟海寧朱康流檣李陳礪菴皆事黃石竺先生知歷
法山東薛儀甫究此廿年六合湯聖宏好讀書知授時

歷與黃俞邵善建陽游子六因良孺熊公而推之聞其

褐塞研極不厭終當一決

暄曰日行于天原無伸縮惟以地應天則中國偏居赤道

北北陸近其頂故春分以後日高天濶必多行數日節氣始周其半秋分後天稍仄少行數日節氣亦得其半非天有伸縮以地均應之偏也在他處又不然

南極諸星圖

昔滿刺加國處赤道下南北二極此地

皆可測春秋分日正麗天頂冬夏至日距頂各二十三度有奇彼人目境常見晝夜平亦常見南北極麗天諸星無一隱者從閩廣南行六千里即其地猶是中國閩

闕非可云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故圖之缺西南二宮者以各星距南極稍遠西南二宮偶無星麗耳若最後圖圖老人星在鵠首則南宮矣其海石金魚飛鳥小斗附曰諸曜于南極甚近近極星之度最細密故十二宮皆有所麗不得不為圖圖智按唐志有行海中見南極老人星下大星無數朱子亦嘗引此矣今隘者且疑海石飛鳥金魚附曰為怪何其不達耶智又按漢書藝文志載海中星占一卷得無即此等星耶當時或姑置之

而不傳以疑未決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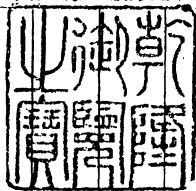
占最高法 密綴所言五星行最高以定占或曰萬國
豈同此歲乎曰萬國各就其國測之則各國有各國之
最高猶之日出自遼東至甘肅則差四刻歐羅于中國
則日出差七時有餘矣南方居赤道下者極熱太陽南
陸北陸一交其國一歲兩度春秋隋志云北有煮羊脾
而天明者今推之由煮羊脾之國再轉則有日光不沒
之國智按周髀言之矣兩極之下半年晝半年夜細推

金史卷之八十三
卷一
之惟夏三月明冬三月暗春秋如黃昏

天地大小皆有環列應機分野非泥說也 枝山前問

曰下洋兵鄧老向歷諸國唯地上之物有異耳天象大小遠近顯晦雖遠國一切與中國無異予因此知二十八舍分隸中土九州者謬也然則一行兩戒何所取耶太西破分野矣然知其一端而不知又有一端也潛草曰環而列之無不可以類配應幾者以大地應天可以中國應天亦可以一郡應天亦可以一室亦可古人因

此觸幾其占分野原非限定如甲子干支亦用分野可
推矣詳見周易時論



物理小識卷一